

名家·名译

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CHEKHOV SHORT STORIES

全译本

[俄罗斯]契诃夫◎著
(Anton Pavlovich Chekhov 1860-1904)
周炳辰译

190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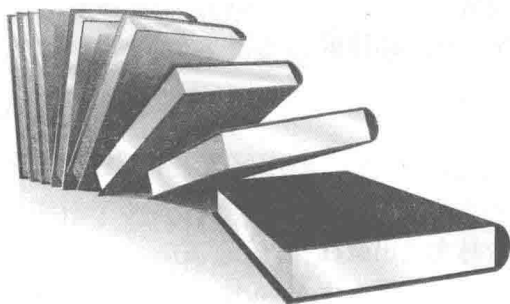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经典·名家·全译本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[俄罗斯]契诃夫◎著

周炳辰 译

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 / (俄罗斯) 契诃夫著 ; 周炳辰译 . -- 长春 : 吉林文史出版社 , 2017.6

ISBN 978-7-5472-3781-6

I . ①契… II . ①契… ②周… III 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 . ① 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17491 号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- 著 者 [俄罗斯] 契诃夫
译 者 周炳辰
责任编辑 吴 枫 孙佳琪
总 策 划 孙建军
选题策划 中易汇海
排版制作 文贤阁
封面设计 书虫儿 马婵月
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
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650mm × 960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59 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72-3781-6
定 价 35.80 元

前 言

19世纪并不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，却是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俄国文坛百花齐放，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作家，契诃夫便是其中一位，他的短篇小说以其高度简洁的抒情艺术和文短意长的幽默笔法，在俄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地位。

契诃夫全名安东·巴浦洛维奇·契诃夫，1860年出生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的一个小市民家庭，1904年因肺病恶化逝世。契诃夫的一生是短暂、坎坷而不幸的一生。他在前半生，或者说在二十岁之前就尝尽了人间的辛酸，经历了家庭破产、父亲出逃、债主逼债、寄人篱下等生活苦难；在后半生则疾病缠身，饱受肉体痛苦的折磨。而这些都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契诃夫于1880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之后一直到他去世的二十多年时间里，他共创作了七八百部短篇小说、一些中篇小说和剧本，其中短篇小说体现了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。

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创作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。1880年到1886年是第一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，契诃夫以笔名“契洪特”创作了许多传世名篇，诸如《小职员之死》（1883）、《胖子和瘦子》（1883）、《变色龙》（1884）、《普里希别耶夫中士》（1885）、《万卡》（1886）等。这些作品选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，以客观含蓄的笔法、幽默可笑的情节、巧妙的构思勾勒了一幅幅具有时代特征的生活图画，再现了“小人物”的不幸与软弱、小市民的庸俗猥琐，以及劳动人

民的悲惨生活。1886年到1892年是第二个阶段。在这个阶段，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明显减少，但更具广度和深度，如《在流放地》（1892）、《第六病室》（1892）、《跳来跳去的女人》（1892）等作品。1892年到1903年是第三阶段。这一阶段是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的巅峰时期，涌现了《醋栗》（1898）、《套中人》（1898）、《姚内奇》（1898）、《新娘》（1903）等力作，小说主题更加深刻，更具社会性和批判性。

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，篇幅短小精悍，语言简练朴素，人物刻画惟妙惟肖，心理描写细致入微，结构紧凑而不松散，情节生动而曲折，笔调幽默而寓意深刻。这些艺术造诣至今仍有巨大的借鉴价值和美学意义。

契诃夫生活在沙皇俄国最黑暗的时代，他以卓越的讽刺幽默才华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食粮，他的每一篇短篇小说都浓缩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图景，堪称独具特色的俄国社会生活的讽刺史诗。

目 录

套中人	001
变色龙	014
小职员之死	018
胖子和瘦子	022
普里希别耶夫中士	025
名贵的狗	030
万 卡	033
新 娘	038
跳来跳去的女人	058
假 面	084
哀 伤	090
坏孩子	096
姚内奇	099
醋 栗	118
小人物	128
夜莺演唱会	133
演说家	136
歌 女	140
牡 蛎	146
打 赌	151
青年人和爸爸	158
卡什坦卡的故事	164

美妙的结局	184
在流放地	189
外科手术	198
预谋犯	203
钉子上	209
必要的前奏	212
相识的男人	214
柳 树	219
在催眠术表演会上	224
捉 弄	228
乞 丐	234
窝 囊	240
彩 票	243
代 表	249
瑞典火柴	253
飞 岛	274

套中人

伊凡·伊凡内奇与布尔金因为打猎而误了归时，只好在米罗诺西茨村边的村长普罗科菲家留宿一夜。伊凡·伊凡内奇是位兽医，复姓奇木沙-喜马拉雅斯基，这个姓氏颇为奇怪，并且与他不是很相配，因而人们更喜欢叫他的父称和名字。他平时住在养马场里，此次出来打猎主要是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。布尔金是位中学教师，他每年夏天都会来拜访伯爵，所以附近的人都知道他。

伊凡·伊凡内奇是高个子瘦老头儿，胡子很长。此时，他正坐在门外的月光下抽烟斗。布尔金躺在门口的干草上，天很黑，完全看不清他在做什么。他们在白天很累，到了晚上反而一时无法入睡。他们只好天南海北地瞎聊来消磨时光。聊着聊着他们就聊到了村长的妻子。村长的妻子叫玛芙拉，是个聪明、贤淑、十分漂亮的女人，只可惜这么大年纪了从未走出米罗诺西茨村，她没见过城市，甚至也不知道铁路是什么样子。最近几年，她成日都待在家里做家务，只有入夜后才出外活动活动。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”布尔金说，“有些人的性格生来便如此，他们犹如那些身上带壳的动物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赶紧缩进壳里，而且这样的人在世间有许多。说不定这是一种返祖现象，太古时候的人类不就是住在自己的洞穴中吗？但谁能知道呢，我又不是专攻自然科学的，这样的问题只是顺口说说而

已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像玛芙拉这样的人，并不罕见。哦，不说远的，两个月前，我们这儿有个人过世了，他是希腊语教员，姓别利科夫，与我是同事。你应该听说过他。他也是个很奇怪的人，只要外出，总是穿上套鞋；就算天气很好，他也要带上雨伞。他的伞装在套子里，怀表装在灰色的鹿皮套子里，哪怕是削铅笔的小刀，也要装在一个小套子里。甚至他的脸似乎也装在了套子里，因为他总是将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。他总是穿绒衣、戴墨镜，耳朵里塞着棉花团，他每次坐上出租马车，就立刻让车夫支起车篷。一句话，他总是把一层又一层的套子裹到他的身上，就像蜗牛一样，成日背着个壳，仿佛这样就能够与世隔绝，不会受到外界干扰似的。也许是现实生活使他懊恼、害怕，他总是称赞过去，称赞他不曾也不可能拥有的东西。哪怕是他教的古代语言，也成了他的雨伞和衣领，他能够躲在里面，逃避现实。

“‘啊，古希腊语真是美妙、动听的语言！’他总是这么感叹，露出少见的甜美愉快的表情。仿佛是为了证实他的话，他在说时还眯起眼睛，竖起一根手指，念道：‘安特罗波斯！——’”

“别利科夫还竭力将他的思想藏进套子里。对他而言，他只觉得公告里明确禁止的事情才是明白无误的。比如有一次报上有一篇文章提出禁止性爱，他就觉得这是非常清楚明白的，既然禁止了，那就够了。他觉得公告里准许大家做的事情里面总是带着非常可疑的成分，言犹未尽。每当官方批准成立阅览室、茶馆或戏剧小组等，他就总是摇着头，带着痛苦的表情说：‘关于这件事，你别问我的看法，说来也对，似乎是件好事，但愿别惹出什么事端来！’”

“有些事情，分明和他没有一点干系，他也满怀忧虑。比方说做祷告时，某个同事来晚了；或者听说哪个班的学生调皮捣乱了；又或者听别人说看见女学监很晚还跟军官待在一块儿，等等。这些事情都会令他激动万分，每逢这时，他总是说：‘可别惹出什么事端来。’在每星期例行的会议上，他那套子式的论调压得我们几乎窒息。他说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学生都品行不端，教室里乱哄哄的，唉，但愿这样的事情千万别传到当局那里才好！哎呀，可别惹出什

么事端来！又说，要是将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，班里的纪律就会变好。后来呢？他就不停地叹息，不停地念叨他的忧虑，我们只能看到他那张因为极少见到阳光而显得十分苍白的脸上——可以想见，那样的脸跟黄鼠狼的脸并无差别——架着的一副墨镜，他就以这样的方式逼迫我们，我们不得不让步，扣掉彼得罗夫与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，并到最后把他们开除了事。他还总爱去同事家做客，对于很多人而言，这倒没什么，不过他有一个很古怪的习惯。他来到一个同事家，就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，仿佛是在监视什么。他就这样默默地坐上一两个小时，然后离开。他把这称为‘与同事保持良好关系’。很明显，他去同事家闷坐一点都不轻松，但他照常挨家挨户地拜访，只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对同事应尽的责任。我们这些教员没有一个不怕他，甚至校长也惧他三分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这些教员全是一些有头脑、很正派的人，接受过屠格涅夫与谢德林的良好教育，但我们学校竟然让这个时刻穿着套鞋、带着雨伞的小人掌控了整整十五年！不止一所中学！所有中学都受他的掌控！我们的太太和小姐到星期六不敢举办家庭演出，唯恐被他知道；神职人员当着他的面不敢吃荤、打牌。受到别利科夫这类人的影响，最近十年到十五年间，我们都变得小心谨慎，害怕一切事情：不敢高声说话，不敢写信，不敢结交朋友，不敢读书，不敢周济穷人，不敢教人识字……”

伊凡·伊凡内奇想说点什么，嗽了嗽喉咙，但他先抽起烟斗来，看了看月亮，然后才一字一顿地说：

“是的，我们都是有头脑的正派人，我们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，以及巴克莱等人的著作，可是我们又常常屈服于某种压力，一再忍让……问题就在这儿。”

“别利科夫跟我住在同一幢房里，”布尔金接着说，“同一层楼，门对门，我们经常见面，所以了解他的家庭生活。在家里也是那一套：睡衣，睡帽，护窗板，门闩，无数清规戒律，还有那句口头禅：‘哎呀，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！’斋期吃素不利健康，可是又不能吃荤，因为怕人说别利科夫不守斋戒。于是他就吃牛油煎鲈鱼——

这当然不是素食，可也不是斋期禁止的食品。他不用女仆，害怕别人背后说他的坏话。他雇了个厨子阿法纳西，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头子，成天醉醺醺的，还有点痴呆。他当过勤务兵，好歹能弄几个菜。这个阿法纳西经常站在房门口，交叉抱着胳膊，老是叹一口长气，嘟哝那么一句话：

“‘如今他们这种人多得很呢！’

“别利科夫的卧室小得像口箱子，床上挂着帐子。睡觉的时候，他总用被子蒙着头。房间里又热又闷，风敲打着关着的门，炉子里像有人呜呜地哭，厨房里传来声声叹息，不祥的叹息……

“他躺在被子里，感觉恐怖至极。他生怕会出什么事情，生怕阿法纳西会宰了他，生怕窃贼溜进家来，这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。到早晨我们一道去学校的时候，他无精打采，脸色苍白。看得出来，他要进去的这所学校令他全身心感到恐慌和厌恶，而他这个生性孤僻的人觉得与我同行也很别扭。

“‘我们班上总是闹哄哄的，’他说，似乎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他心情沉重，‘真不像话！’

“可是这个希腊语教员，这个套中人，你能想象吗，差一点还结婚了呢！”

伊凡·伊凡内奇很快回头瞧瞧堆房，说：

“你开玩笑！”

“没错，他差一点结婚了，尽管这非常令人奇怪。我们学校新调来了一位史地课教员，叫米哈伊尔·萨维奇·柯瓦连科，小俄罗斯人。他不是一个人来的，还带着姐姐瓦莲卡。他很年轻，高个子，肤色黝黑，一双大手，看模样就知道他说话声音低沉，果真没错，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：卜，卜，卜……他姐姐年纪已经不小，三十岁上下，个子高挑，身材匀称，黑黑的眉毛，红红的脸蛋——一句话，不是姑娘，而是果冻。她那样活跃，吵吵嚷嚷，不停地哼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，高声大笑，动不动就发出一连串响亮的笑声：哈，哈，哈！我们初次正经结识科瓦连科姐弟，我记得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。在一群神态严肃、闷闷不乐、把参加校

长命名日宴会也当作例行公事的教员中间，我们忽地看到，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了：她双手叉腰走来走去，又笑又唱，翩翩起舞……她动情地唱起一首《风飘飘》，随后又唱了一支抒情歌曲，接着再唱一曲，我们大家都让她迷住了——所有的人，甚至包括别利科夫。他在她身旁坐下，甜蜜地微笑着，说：

“‘小俄罗斯语柔和、动听，使人联想到古希腊语。’

“这番奉承使她感到得意，于是她用令人信服的语气动情地告诉他，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处田庄，现在妈妈还住在那里。那里有那么好的梨，那么好的甜瓜，那么好的‘卡巴克’！小俄罗斯人把南瓜叫‘卡巴克’，把酒馆叫‘申克’。他们做的西红柿加紫甜菜浓汤‘可美味啦，可美味啦，简直好吃得——要命！’

“我们听着，听着，忽然大家不约而同冒出一个念头：

“‘把他们撮合成一对，那才好呢。’校长太太悄悄对我说。

“我们大家不知怎么都记起来，我们的别利科夫还没有结婚。我们这时都感到奇怪，对他的终身大事我们竟一直没有注意，完全给忽略了。他对女人一般持什么态度？他准备怎么解决这个重大问题？以前我们对此完全不感兴趣，也许我们甚至不能设想，这个任何时候都穿着套鞋、挂着帐子的人还能爱上什么人。

“‘他早过了四十，她也三十多了……’校长太太说出自己的想法，‘我觉得她是愿意嫁给他的。’

“在我们省，人们出于无聊，什么事干不出来呢？他们干了无数不必要的蠢事！这是因为，必要的事却没人去做。哦，就拿这件事来说吧，既然我们很难设想别利科夫会结婚，我们又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头脑发热要给他做媒呢？校长太太、督学太太以及全体教员太太全都兴致勃勃，甚至连模样都变好看了，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生活的目标。校长太太订了一个剧院包厢，我们一看——她的包厢里坐着瓦莲卡，拿着这么小的一把扇子，眉开眼笑，喜气洋洋。身旁坐着别利科夫，瘦小，佝偻，倒像是让人用钳子夹到这里来的。我有时在家里请朋友聚会，太太们便要我一定邀上别利科夫和瓦莲卡。总而言之，机器开动起来了。原来瓦莲卡本人也不反对出嫁。她跟

弟弟生活在一起不大愉快，大家只知道，他们成天争吵不休，还互相对骂。我来跟你说一段插曲：

“柯瓦连科在街上走着，他是个壮实的大高个子，穿着绣花衬衫，头发从制帽里耷拉到额头上。他一手抱着一包书，一手拿一根多节的粗手杖。他姐姐跟在后面，也拿着书。

“‘你啊，米哈伊尔，这本书就没有读过！’她大声嚷道，‘我对你说，我可以起誓，你根本没有读过这本书！’

“‘可我要告诉你，我读过！’柯瓦连科也大声嚷道，还用手杖敲得人行道咚咚响。

“‘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米哈伊尔！你干吗发脾气，要知道我们的谈话带原则性——’

“‘可我要告诉你：我读过这本书！’他嚷得更响了。

“在家里，即使有外人在场，他们也照样争吵不休。这种生活多半让她厌倦了，她一心想有个自己的窝，再说也该考虑到年龄了。现在已经不是挑挑拣拣的时候，嫁谁都可以，哪怕是希腊语教员也凑合。可也是，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只要能嫁出去就行，嫁给谁是无所谓的。不管怎么说，瓦莲卡开始对我们的别利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。

“那么，别利科夫呢，他也去柯瓦连科家，就像上我们家一样。他到他家，坐下来就一言不发。他默默地坐着，瓦莲卡就为他唱《风飘飘》，或者用那双乌黑的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他，或者突然发出一串朗朗大笑：

“‘哈哈！’

“在恋爱问题上，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，撮合起着很大的作用。于是全体同事和太太们都去劝说别利科夫，说他应当结婚了，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别的欠缺，只差结婚了。我们大家向他表示祝贺，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，比如说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，又说瓦莲卡相貌不错，招人喜欢，是五品文官的女儿，又有田庄，最主要的，她是头一个待他这么温柔又真心诚意的女人。结果说得他晕头转向，他认定自己当真该结婚了。”

“这下该有人夺走他的套鞋和雨伞了。”伊凡·伊凡内奇说。

“你要知道，这是不可能的。虽然他把瓦莲卡的相片放在自己的桌子上，还老来找我谈论瓦莲卡，谈论家庭生活，也说婚姻是人生大事。虽然他也常去柯瓦连科家，但他的生活方式却丝毫没有改变。甚至相反，结婚的决定使他像得了一场大病：他消瘦了，脸色煞白，似乎更深地藏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。

“‘瓦尔瓦拉·萨维什娜我是中意的。’他说道，勉强地淡淡一笑，‘我也知道，每个人都该结婚的，但是……这一切，你知道吗，来得有点突然……需要考虑考虑。’

“‘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’我对他说，‘你结婚就是了。’

“‘不，结婚是一件大事，首先应当掂量一下将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……免得日后惹出什么麻烦。这件事弄得我不得安宁，现在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。老实说吧，我心里害怕：他们姐弟俩的思维方式有点古怪，他们的言谈，你知道吗，也有点古怪。她的性格太活泼了，真要结了婚，恐怕日后会遇上什么麻烦。’

“就这样他一直没有求婚，老是拖着，这使校长太太和我们那里所有的太太们大为恼火。他反反复复掂量着面临的义务和责任，与此同时几乎每天都跟瓦莲卡一道散步，也许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必须这样做。他还常来我家谈论家庭生活，若不是后来出了一件荒唐的事，很可能他最终会去求婚的，那样的话，一门不必要的、愚蠢的婚姻就完成了。在我们这里，由于无聊，由于无事可做，这样的婚姻可以说成千上万。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，从认识利科夫的第一天起就痛恨他，不能容忍他。

“‘我不明白，’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，‘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容忍这个爱告密的家伙，这个卑鄙的小人。哎呀，先生们，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！你们这里的空气污浊，能把人活活憋死。难道你们是教育家、师长？不，你们是一群官吏，你们这里不是科学的殿堂，而是市警察局，有一股酸臭味，跟警察亭子里一样。不，诸位同事，我再跟你们待上一阵，不久就会回到自己的田庄去。我宁愿在那里捉捉虾，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认字。我一定要走，你们跟你们

的犹大就留在这里吧，叫他见鬼去！’

“有时他哈哈大笑，笑得流出眼泪来，笑声时而低沉，时而尖细。他双手一摊，问我：

“‘他干什么来我家坐着？他想要什么？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的！’

“他甚至给别利科夫起了个绰号叫‘毒蜘蛛’。自然，我们当着他的面从来不提他的姐姐要嫁给‘毒蜘蛛’的事。有一天，校长太太暗示他，说如果把他的姐姐嫁给像别利科夫这样一个稳重的、受人尊敬的人倒是不错的。他皱起眉头，埋怨道：

“‘这不关我的事。她哪怕嫁一条毒蛇也由她去，我可不爱管别人的闲事。’

“现在你听我说下去。有个好恶作剧的人画了一幅漫画：别利科夫穿着套鞋，卷起裤腿，打着雨伞在走路，身边的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膊，下面的题词是：坠入情网的安特罗波斯。那副神态，你知道吗，简直惟妙惟肖。这位画家想必画了不止一夜，因为全体男中女中的教员、中等师范学校的教员和全体文官居然人手一张。别利科夫也收到一份。漫画使他的心情极其沉重。

“我们一道走出家门——这一天刚好是五月一日，星期天，我们全体师生约好在校门口集合，然后一道步行去野外树林里郊游。我们一道走出家门，他的脸色铁青，比乌云还要阴沉。

“‘天底下竟有这样坏、这样恶毒的人！’他说这句话时嘴唇都在发抖。

“我甚至可怜起他来了。我们走着，突然，你能想象吗，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赶上来了，后面跟着瓦莲卡，也骑着自行车。她满脸通红，很累的样子，但兴高采烈，快活得很。

“‘我们先走啦！’她大声嚷道，‘天气多好啊，多好啊，简直好得要命！’

“他们走远了，不见了。我看到别利科夫脸色由青变白，像是吓呆了。他站住，望着我……

“‘请问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’他问，‘还是我的眼睛看错了？中学教员和女人都能骑自行车，这成何体统？’

“‘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?’我说,‘愿意骑就由他们骑好了。’

“‘那怎么行呢?’他喊起来,对我的平静感到吃惊,‘你这是什么话?!’

“他像受到致命的一击,不愿再往前走,转身独自回家去了。

“第二天,他老是神经质地搓着手,不住地打战,看脸色他像是病了。没上完课他就走了,这在他还是平生第一次。也没有吃午饭。傍晚,他穿上暖和的衣服,尽管这时已经是夏天了,步履蹒跚地朝柯瓦连科家走去。瓦莲卡不在家,他只碰到了她的弟弟。

“‘请坐吧。’柯瓦连科皱起眉头,冷冷地说。他午睡后刚醒,睡眼惺忪,心情极坏。

“别利科夫默默地坐了十来分钟才开口说:

“‘我到府上来,是想解解胸中的烦闷,现在我的心情非常非常沉重。有人恶意诽谤,把我和另一位你我都亲近的女士画成一幅可笑的漫画。我认为有责任向你保证,这事与我毫不相干……我并没有给人任何口实,可以招致这种嘲笑,恰恰相反,我的言行举止表明我是一个极其正派的人。’

“柯瓦连科坐在那里生闷气,一言不发。别利科夫等了片刻,然后忧心忡忡地小声说:

“‘我对你还有一言相告。我已任教多年,你只是刚开始工作,因此,作为一个年长的同事,我认为有责任向你提出忠告。你骑自行车,可是这种玩闹对为人师表的青年来说,是有伤大雅的!’

“‘那是为什么?’柯瓦连科粗声粗气地问。

“‘这难道还需要解释吗,米哈伊尔·萨维奇,难道这还不明白吗?如果教员骑自行车,那么学生们该做什么呢?恐怕他们只好用头走路了!既然这事未经正式批准,那就不能做。昨天我吓了一跳!一看到你的姐姐,我的眼前就发黑。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——这太可怕了!’

“‘你本人到底有什么事?’

“‘我只有一件事——对你提出忠告,米哈伊尔·萨维奇。你还年轻,前程远大,所以你的举止行为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,可是你

太随便了，哎呀，太随便了！你经常穿着绣花衬衫出门，上街时老拿着什么书，现在还骑自行车。你和你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那里，再传到督学那里……那会有什么好结果？’

“‘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的事，跟谁都没有关系！’柯瓦连科说时涨红了脸，‘谁来干涉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私事，我就叫他——滚蛋！’

“别利科夫脸色煞白，站起身来。

“‘既然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，那我就无话可说了。’他说，‘我请你注意，往后在我的面前千万别这样谈论上司。对当局你应当尊敬才是。’

“‘怎么，难道我刚才说了当局的坏话吗？’柯瓦连科责问，愤怒地瞧着他，‘劳驾了，请别来打扰我。我是一个正直的人，跟你这样的先生根本就不想交谈。我不喜欢告密分子。’

“别利科夫神经紧张地忙乱起来，很快穿上衣服，一脸惊骇的神色。这是他平生第一回听见这么粗鲁的话。

“‘你尽可以随便说去，’他说着从前室走到楼梯口，‘只是我得警告你，我们刚才的谈话也许有人听见了，为了避免别人歪曲谈话的内容，惹出什么事端，我必须把这次谈话内容的要点向校长报告。我有责任这样做。’

“‘告密吗？走吧，告密去吧！’

“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揪住他的领子，只一推，别利科夫就滚下楼去，套鞋碰着楼梯咣咣地响。楼梯又高又陡，他滚到楼下却平安无事。他站起来，摸摸鼻子，看眼镜摔破了没有。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时候，瓦莲卡和两位太太刚好走进来，她们站在下面看着——对别利科夫来说这比什么都可怕。看来，他宁可摔断脖子，摔断两条腿，也不愿成为别人的笑柄：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，还会传到校长和督学那里——哎呀，千万别惹出麻烦来！——有人会画一幅新的漫画，这事闹到后来校方会勒令他辞职……

“他爬起来后，瓦莲卡才认出他来。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，皱巴巴的大衣和套鞋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还以为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